

中華少年叢書

兩少年

張夢麟譯



中華書局印行

書叢年少華中

年 少 兩

ASTRAY IN THE FOREST

BY

C. B. RUTLEY

譯 麟 夢 張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

中華少年
年讀書兩

少年 (全一冊)

Astray in the Forest

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原著者

C. B. Rutley

譯者

張夢麟

發行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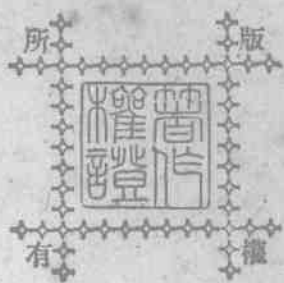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顧樹森

印刷者

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行處

各埠中華書局



代序

以前讀過一篇美國人作的英美教育的目的，他說英美學校造就出來的人，要能過集團的生活，也要能過單獨的生活。過集團生活的時候，他需要有良好的精神，有服從的訓練，有犧牲的準備；而過單獨生活的時候，要能隨機應變，要能獨立自主。這樣的人，庶幾在生活的戰場上，可以競爭，可以冒險而不至落伍。證之以這次大戰，益信美國之所以到處打勝仗，確是深得這種教育之助。美國飛行家們常常批評日本的航空人員，說他們成隊飛來時，只知盲從，而單獨作戰時，更無法獨出心裁。反過來說，美空軍在列隊而進時，有集團的巧妙，單獨遇敵，也有主動的能力。所以無論在天空，在地上，在海裏，日本人都無法取得勝利。並不是他們技能不佳，乃是應用這技術的精神沒有訓練。自然，英美這種人才的教育，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可說英美國民，自孩提以至成人，無日不在受着這種精神的訓練。

別的不說，單就他們的少年讀物來看吧。少年們喜歡故事，喜歡冒險。他們的父母師長便儘量鼓吹他們去讀小說。除開「魯濱孫漂流記」「十五少年」等名著而外，又以少年自身為主角，寫出種種冒險故事。為什麼要以少年為主人翁呢？一方面因為書中主人翁的生活，思想，性情和讀者極其接近，更能滿足少年們的故事慾。而更重要的，還是藉這些故事，把單獨生活及集團生活的必需精神，灌輸給這些青年孩子，同時，又給他們以種種生活上的必需知識。

「兩少年」這一部作品，也就是這種代表作之一，它是一套少年故事叢書中的一種。它的內容，剛好是對於畢業了童話的少年們，最適合的小說。

現在，我們來讀這篇故事，也許覺得它的內容冒險固是冒險，有趣也很有趣，可是全篇以爭金鑛爲中心，未免太渲染了西洋的實利主義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只能說這是現實。人生原是戰場！大家所爭奪的不都是金鑛麼？

譯者以十分的誠懇，推薦這部小說給我們的少年朋友。希望少年朋友們接受裏面的許多生活知識，更希望他們學習那種支配生活的精神。

譯者

中華少年叢書
兩少年目錄

代序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從天而降 | 一 |
| 二 | 神祕的失蹤 | 六 |
| 三 | 遺失已久的礦山 | 九 |
| 四 | 虎穴龍潭 | 一四 |
| 五 | 落入敵手 | 二一 |
| 六 | 逃走 | 二六 |
| 七 | 順流而下 | 三〇 |
| 八 | 奔流 | 三五 |
| 九 | 出險 | 四〇 |
| 十 | 火！火！ | 四六 |
| 十一 | 敵乎，友乎？ | 五〇 |
| 十二 | 敵人又來了！ | 五六 |
| 十三 | 黑夜的恐怖 | 六一 |
| 十四 | 空戰 | 六六 |
| 十五 | 在紅印第安人的營帳裏 | 七〇 |

十六

雪崩

七五

十七

警察站

七八

十八

雪中印跡

八三

十九

救援

八六

二十

山中之戰

九〇

一 從天而降

「喂，小朋友，走進去吧。行李都搬上去了嗎？好的。那麼，爬上飛機裏去，我們再有五分鐘就起飛了。」

彼得羅士對着紋尼貝湖那一片茫茫的湖水，最後再嘆賞地看了一眼，便從梯子上爬進了一架水上飛機的乘客室。這飛機便是他長途旅行最後一段路程的工具了。他是從英國乘坐車船而來，到此由飛機載往他的目的地——北加拿大。彼得今年才十四歲，已是父母雙亡，因此一路渡過了大西洋，要到西北加拿大的原野去，和他的叔父母同住。

在那乘客室裏，先坐得有一個旅客，她是和彼得年紀相仿的一個女孩。彼得爬進來時，最初很快的一瞥，便看見一對大眼睛，長在一個薔薇色似的笑臉之上。頭上蓬蓬地生着一頭栗色的鬈髮，和他一樣的長個子，一樣的健康。他看了一眼之後，趕忙把眼睛移開，心裏忸怩地想着是不是應該和這旅伴說幾句呢？正在委決不下的時候，那滿臉快活的飛機駕駛員，從乘客室盡頭的一道窄門裏伸頭進來了。

「喂，你們兩個，」他笑着說了。「是不是在等着介紹呀？好吧，羅士先生，這是德南希小姐，她是有名的鑛山工程師德查理士先生的令愛，此刻從紋尼貝湖動身到北方她父親那裏去。南希，這是彼得羅士先生，從英國來到叔父孀母喬治羅士那裏去住。好了，你們兩個都是很好的孩

子，又喜歡交朋友的，好好地一塊兒談着。等我去照料我的飛機。」

那窄門拍的一下關閉了，彼得看見一隻紅潤的纖手，很友誼的向他伸了出來。

「我們偏好在這個地方相會，不是很有味的麼？」那女兒笑着說了。「你知道嗎？父親與我都和你令叔令嬭非常要好的。他們真好極了，我想你一定會喜歡和他們住。」

「我希望是如此，德小姐。」彼得嚴肅地回答了。

「哎呀，我希望你別這麼英國式地，老是拘束客氣得叫人不敢親近。我對你令叔令嬭，也是叫他們作叔叔和嬭嬭。所以我們還算是兄妹呢。請你就叫我南希，我以後也叫你做彼得。這自然是說你不反對的話。」

彼得的雀斑臉上，驟然泛上了高興的微笑。這是他長久以來第一次的笑臉了。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，心情是不大快活的。但是經南希這一番坦白表示之後，他不禁也想到有這麼一個長身玉立，快活可愛的人做朋友，在他未來的新環境裏，生活畢竟不會惡劣到那裏。

「我一點都不反對，南希。」他回答了。「我很高興你這麼做。我一定想法擺脫我那英國式的拘板。只是新來到這些地方，一切都非常的陌生……。」

「我知道的。」南希不等他說完，「你在一個全然不認識的地方，全然不認識的人裏，覺到非常的不自在。是呀，就是我處到你這地位也是一樣的。」

她從窗子裏望出去，現在，這飛機已離開水面，正迅速地飛入空中。

「你看，多美麗呵！」她繼續說了，指着地上紅黃相間的一些樹木。「我說這是一年間最好的季節。」

「是的。」彼得回答。「可是你知道嗎？他們說加拿大冷得很。我以為一來就是冷天，湖水也凍了，地上也有雪了。可是看樣子，這不和英國的秋天是一樣嗎！」

女兒點頭道：

「今年秋天來得很晚。我想這是最後的一次，克萊武華倫還用浮水器飛行。華倫就是駕駛我們這水上飛機的駕駛員，你知道的吧。冰凍期不久便要到來了。那時所有的河湖全都結上冰，他們就在飛機底下裝上雪橇以代替浮水器，這樣，飛機才能在冰上或在雪上降落。」說了之後，她又担心地望着彼得：

「我想你帶有很多的冬天衣服吧。」

「多得很。」彼得笑着回答。

「那才好。你去的那個地方冷得厲害呢。有時冷到這樣的程度，使你吐出來的氣都冰凍着。但是，你一定還是會喜歡那地方的。那裏的空氣可好極了，叫你感到精力異常的旺盛。我事願遠遠地在那曠闊的原野裏住着，不想住在紋尼貝，雖然這裏有的是劇場，有的是電影館。住在這裏的時候，我從來沒有真正地感到饑餓過。但是到了那裏，你在冬天坐着轎車走了一天，或者在夏季幫着划了一天的小划子之後，你才覺得真正的食慾是什麼一回事。我和父親在那裏就常這麼玩的，彼得。我和父親在那裏常常露營，到了夜晚，腳頭燒着野火，身體裹在毛氈裏睡，抬眼就看着天上星星，早上一醒來，首先看見太陽的第一道黃金光線，從樹林中偷射出來，那才真好玩極了。你一定會喜歡這生活的，彼得，我想一定會——看你這樣子就是會喜歡的。」

彼得覺得他對於這新交的朋友，越來越喜歡了。向來，他對於女孩子老是感到害羞。但是這

一個，却比他在家鄉所認識的，都不相同。並且想想她所過的生活吧。彼得一生既沒有驅着犬拖的糧車在雪地上幾個鐘頭地走，也沒有划着小划子整天在水上遊，更沒有在露天夜裏，旁着營火睡過。彼得自己覺到就像一個初入學的新生了。他便以極熱忱的心情，傾聽着南希所說那荒原裏的生活。

於是，這一早晨便在愉快的談話中過去了。他們坐的這架水上飛機，不單只是搭載乘客，此外還帶有郵件，日用必需品等，帶給沿途所經過的湖邊河上的居民。因此，在這一早上，這架飛機曾沿途降落三次，把郵件和物品等送交人們。南希好像誰都認識似的。那些坐着小划子到飛機旁邊來取信件或者日用品的人，個個都和她招呼、笑談。南希又一一為彼得介紹。到了飛機從第二次降落地起飛的時候，彼得和那麼多的人握手，把手都握痛了。

第三次降落時，水上飛機停了一個鐘頭之久，駕駛員和這兩個孩子，便在森林中一家食店裏吃午飯。中飯完畢後，他們復起飛在空中，飛過不知有多少哩路的森林，都是人跡不到的地方。從天上望下，這一帶森林就好像茫茫的綠海，其中唯一空白，便是這裏那裏，時而現出一個四圍都是森林圍着的湖。有時又是一條銀帶，原來是一條河流，正蜿蜒地向着數百哩外的大海流去。彼得做夢也沒有想到全世界土會有這麼多的樹木，便把他這感想告訴南希。

「是呀，這是多麼神奇偉大，」南希同意地說了。而且幾百哩路上都是這個光景。彼得，你知道嗎？在那森林裏藏着的湖河，有些是白種人從未到過的，那地方的原始荒野，就如……呀，出了什麼事呀？為什麼克萊武這麼快地把飛機偏朝一面。」

水上飛機突然向着東方急劇地轉了一個彎。兩個孩子忙從窗子裏望，想看出這突然變換方向

的原因原來在他們的左手，天上現出了一大團黑雲。很顯然地駕駛員企圖躲過這東西。「那是暴風雨，」南希向彼得解釋了。她又指着東方道：「你看，這一面要亮得多。駕駛飛機時，最好是儘可能的躲避雲層和暴風大雨。因為這地方極不易於降落，除非你能看清楚你要降落的地面。」

那一大塊代表壞天氣的黑雲，其範圍之大，出乎坐在飛機裏二個人的想像以外。因此，駕駛員得飛出路線以外好幾十哩的地方，然後才轉入原來的方向。

「這個地方我可知道了。」南希向下面的森林望去，說了。「彼得，你看見那一條在許多湖中通過的河嗎？那是什麼河呀。看去好像是向赫德森灣流去似的。我問問克萊武去。他一定知道的。」

南希從坐位上站了起來，向着乘客室與駕駛台間的一道窄門走去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那窄門忽然打開，克萊武的頭伸了進來。

「我們得降落，」他說了。「機裏的引擎很不聽提調。我只好降落到下面的湖上去，看一看引擎出了什麼毛病。」

窄門拍的一聲關上。兩個孩子突然覺到大地就像往上飛的一樣的接近他們。暫時之間，彼得以為這飛機要和大地衝突了。但是飛機到了離樹頂數百呎的時候，便平飛着，一兩分鐘後，它已經落在一個湖面上，向着最近的湖岸滑去。

「你們兩個也上岸來休息一會吧。」駕駛員說了。他攀着飛機的翅膀走上岸去，把繫留飛機的纜索，捆在近岸的一顆樹上。「這修理工作起碼得兩個鐘頭。真討厭，我們怕要誤時了。但是

有什麼辦法呢？幸而還沒有更壞的。」

南希和彼得自然是已不得離開那逼窄的乘客室。聽了克萊武的話後，便走上湖岸去。此刻，他們已離開那暴風雨地帶很遠了，這裏照耀着晴朗的陽光，一片美麗的秋景。他們先問克萊武修理飛機是不是需要他們的幫助。駕駛員說那是他們無法幫忙的。於是，兩人便離開水上飛機，一同走到森林去遊玩。

二 神祕的失蹤

這森林的一切景象，對彼得完全就如一個新世界一樣。他們一面走着玩，南希就一面解釋給他聽。她指出樹子上的腳爪痕，告訴彼得說這是一隻大熊用後腳立起，前腳在樹皮上抓出來的。她又指着地上縱橫的路徑，說那是大麋鹿的跑道。樹巔上不時有雀鳥互相唱和的鳴聲，南希一一說出他們的名字來，這一切東西使得彼得忘乎其神地傾聽着，感覺極大的興趣。一直到南希告訴他兩個鐘頭已快過完了，才大吃一驚地感到時間過得真快。南希說他們得轉身回到水上飛機停留的地方去，以免克萊武在那裏久等。

於是，兩人便沿着來路走回來。但是還走不到一會，彼得突然握住南希的手腕道：

「你聽！那是水上飛機的聲音呀，南希，它飛走了。」

「別瞎說，彼得，」南希回答了。「克萊武一定在試飛他的引擎，決不會飛走的。不過那就是說他已經準備着要走了。所以我們得趕快回去。」

「但是飛機聲已經遠得聽不見了。」彼得固執地說。「難道你沒有聽見嗎？」

「是的，那只是他把引擎關閉起來吧了。克萊武決不會把我們丟在這裏，我確實知道的。」
「唔，我却不是這樣想。」彼得堅持地說。「那消逝的聲響，似乎在告訴我們飛機越飛越遠了。南希，我相信一定出了什麼事了。」

到了這個時候，他們已經從來路跑着回來，南希並不回答彼得的話。老實說，她心裏確實頗為担心。那飛機的聲音，聽去果如彼得所想，雖然她自己不願承認。在和文明世界相隔幾百哩的這蠻荒之地裏，會發生什麼？克萊武會出自本心地把他們丟下嗎？這是簡直不可致信的事。克萊武在這條航路上，來回載着她和她的父親，不知有若干次數了。而且他和她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

南希雖是這樣地自加寬解，可是心裏還是頗為焦急。便急急忙忙地引着路跑回湖岸。不一會，他們從樹林中已可看見水光。幾分鐘後，他們跑到了湖岸那停飛機之處。兩個孩子的心裏，同時都想到一定是走錯了地方了，再不然就是走迷了路。這個湖泊不是他們先前停機的那個湖吧。但是，是的，那繫留飛機的樹分明還在那裏，而且樹幹上還留得有一節繫留的纜索，飛機却不見了。彼得的話是對的，那架水上飛機果然飛走了。

暫時之間，兩個孩子非常驚詫地，消沈地環顧着四週。接着南希跑往那繫留飛機的樹子邊去，在樹腳檢起一件東西。原來是一把小而銳利的斧頭。她拿着這東西反覆地注視着，看了幾分鐘後才向彼得說道：

「你猜的果然不錯，彼得。」她的聲調極其嚴肅。「確是出了岔子。你看，這斧頭是用來砍斷那繫留索的。但是它却不是克萊武的東西。凡是飛機裏的物件，上面都有一個特別記號，可是

這斧頭並沒有記號在上面。所以它一定是屬於別的人的。」說了，她又彎身下去，檢查樹根附近的軟土。「看呀，」她繼續說了。「這裏有四組不同的腳印，但是你和我都沒有走到這樹旁邊來過。那麼，其中一組是克萊武的，其餘的是三個不知來歷的人。彼得，我想毫無疑問地，克萊武一定給什麼歹人捉住了，但是爲了什麼原故，我卻一點也不明白。」

彼得最初的心情，乃是極端的憂惶和絕望。過後，看見南希對着這個難局一點不驚慌，反而勇敢異常，他也就振作起來。

「他們向着那面去的，」彼得說了，用手指着湖的下面。「至少，飛機的聲音是指着那一面。你覺得我們好不好跟着這方向走去？」

南希向着彼得所指的方向望了。

「明天再說吧。」她回答了。「彼得，」她嚴重繼續說，「我們現在所處的，是一個極壞極壞的境遇，我得告訴你。在周圍幾十把哩內，大概是不會有村落，也不會有交易的站口。我們沒有糧食，也沒有鎗。惟一的武器就是這把斧頭，此外就是我們隨身帶的東西了。幸而好我袋裏還有一盒火柴，我們還可以生一個火。我想我們的飛機沒有按時飛到，他們會派搜查機出來找的。可是因爲躲避那暴風雨，我們已經離開航線有一兩百哩，所以他們也不會找得到。我們最好的機會，就是找到一個裝陷阱捕捉鳥獸的獵人的草屋，可是這也靠不住得很。這樣一來，我們只好靠着自己的力量來保護我們的安全了。現在，你把這斧頭拿去砍一點柴來燒一個火。我就去試試釣一兩尾魚。你看那樹上留着的纜索，解下來便可作一個釣絲，我又把身上的別針彎來作一隻釣鉤。我釣魚的本事還不壞，比這個再蹩腳的釣具，我都曾釣着魚呢。」

於是，在以後的一個鐘頭裏，兩個孩子都忙着各人的事。等到彼得把柴薪砍來，堆成一堆的時候，南希已釣起兩尾肥碩的魚來作他們的晚餐了，接着她便指點她的同伴，怎樣燒起一個營火。當那一堆柴燃起使人快活的火焰來時，她立即把魚拿在火上去燒炙。

到了這個時候，那頗短的秋日業已到了薄暮，彼得第一次在加拿大荒原的夜生活開始了。他儘量地顯出自己並不以這個逆境爲意，但是始終禁不住感到不安和寂寞。在他們的周圍，就在那火光所及的狹窄範圍之外，一切都是黑暗和神祕。此刻夜色一到，突然間就好像活了起來似的，時時傳來奇怪的，莫名其妙的聲響。矮樹叢下，發出細小吱吱的叫聲，微弱的沙沙作響，一下潑刺一聲，原來是湖裏的魚在打水，一下枝頭夜鳥又在悲鳴，還有許多如低語、如泣訴，同時並陳。時而夾着一陣枝折木斷的大響，這表示有很大的野獸正在叢林中穿身而過。這一切合成一個奇怪的，叫人害怕的合奏，直傳來這英國少年的耳裏來。他看着他的同伴很安靜地吃着晚餐，一點不怕，一點不驚，就如在家裏一樣。彼得對她的崇敬更益加深厚了。

那燒熱了的魚非常可口。雖然他們沒有鹽，沒有牛油麵包，但是彼得每一口都覺得極其好吃。吃完之後更感到精神身體上的愉快。過後，他幫着南希用樹枝樹葉，作成了一間床。這回，把柴薪充分堆集着，足夠使那營火一直燃到天亮，才靠在一塊睡在床上，以便身體暖和。不一會，兩人便熟睡了。

三 遺失已久的鑛山

第二天，彼得醒來的時候，朝日的光線，早已從樹林中穿了出來。暫時之間，他仰面躺着，

兩眼凝視着天空，心裏想自己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呢？接着，一切都記上心來，便急忙地翻身坐起。一看南希，却不知那裏去了。那樹葉作成的床舖上，在她曾經睡過的地方，還留着她身體的跡印，近旁所生的火，依然熊熊地燃着——顯然地，南希在不久之前，一定又加上了新柴——可是，那女兒連影子都不見了。彼得趕忙跳起身來。他感到南希早已起身多時，而且已作了很多的事，他自己却像一個懶人似的，還在躺着睡覺，自己未免太慚愧了。

夜裏那奇怪的恐怖，此刻都成過去，彼得覺得精神非常新鮮，元氣也極其旺盛。他正想邁開腳步，去找尋他的友伴時，突然地，南希迎面走來，左手吊着兩尾更肥的鯪魚。

「喂，懶蟲！」她向他喊了。「我已經替你把早膳弄來了。我還洗了一個澡，當着你……」
「我知道的，南希。」彼得截住她的話，「我很是抱歉。我本應該早點起來的，可是……」
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彼得，」南希笑着說，「我是和你鬧着玩呢。我認爲你這初出茅廬的人，成績已經很不錯。再過一會，你一切就會弄慣的。現在，跑去洗一個澡吧。離這裏不遠，五十碼的地方，有一個小灣，還有一個沙岸。那裏的水雖是冰得浸人，可是陽光很暖和的。你跳下水去洗完後，再上來在岸上來回跑五分鐘，過身就都乾了。等到你回來時，我的早膳也準備出來了。」

小灣中的水果然冰冷非常，但是彼得却感到他洗了一個最痛快的澡。等他回到露營的地方來時，過身說不出的暖和舒適。肚子更餓得兇，立刻把南希替他燒好的鯪魚，一口氣吃完。

「我着實想了一回，南希，」他一面吃一面說。「我以爲那水上飛機和克萊武不會離我們很遠。」